雲南志卷三十一　　文章九

巡撫都臺碑記

周洪謨禮部尚書兼國子祭酒

先儒謂雲南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予竊惑之且堯典命羲仲之宅南交在今雲南之南陲禹貢導黑水之入南海在今雲南之西徼是唐虞之時已通中國即所謂建長而來王者三代相繼蓋莫不然迨周末既塞始拓於楚莊蹻再拓於秦常頞至漢始郡縣其地然歷代以來率以爲外羈縻不治而求其土俗之變寖埒中土人才之出累登甲第惟

聖朝爲然亘古所未有也是雖本於列聖仁漸義摩禮陶樂治之所致抑亦設官分職經理之有道焉是故有掌大綱者有理衆目者有兼括大綱衆目而輯寧之者何則委世臣以鎮邦土建都司以治軍旅樹藩垣以宣政化置臬司以明刑罰此掌大綱者然也爲府者二十有一爲州者三十有八爲縣者三十有三爲宣慰司者五爲宣撫司者三爲長官司者十七爲衛者十六爲軍民指揮使司三爲守禦千戶所六此理衆目者然也

大綱既舉衆目畢張每歲遣監察御史相繼巡治

又

命都察院都御史一員職專巡撫總風憲之綱領典

庶政之樞機以肅百僚以貞百度以清民瘼以祛

奸弊此兼括大綱衆目而輯寧之者也稽其所自

始於永樂二年遣御史糾治雲南乃建察院於崇

正門內正統初邊夷煽亂

朝廷勑都御史武林鄭公巡撫其地乃改察院爲都

臺久之地方寧靖召還

京師其廨宇遂爲鎮守內臣所寓成化十八年木

邦不靖兵部會多官議僉請宜調大軍征剿

上謂木邦地極炎瘴宜事招撫不必剿擊乃

勑都御史程公宗等往其地撫諭諸夷順服遂具象

馬寶石赴闕謝

恩

上大悅乃降

勑旌公等具賞賚尋留公巡撫其地時鎮守太監王

公謂予所居即往昔鄭公視事之所乃謀諸同官

軍公總戎沐公宜復以為巡撫官廳事且命有司
重加脩葺其地廣十六丈有奇輪四十五丈前為
堂曰寧邊後為堂曰正巳二堂之間貫以縱屋其
左右為文案之室胥吏之居寧邊之後為廨舍間
以垣扉前為正寢後為燕居之所東西各翼以廊
書齋庖屋井亭蔬圃皆無不治外四周繚以崇垣
前建正門扁曰巡撫都臺正門之左有三司廳正
門之右有府衛廳經始於成化甲辰春畢功於是
年秋既而公有少司寇之陞而貴州方伯章公遷

副都御史徃代公任於是藩臬諸公乃寓書来屬
為記予故因推
聖朝作治雲南之梗槩以告諸来世

布政司公廨記　張統

公廨廣三十七丈袤百又十步有奇段氏時稱東
府元為行省
皇明底綏萬方以洪武壬戌戡定雲南就置布政使
司屋宇階庭雖有成蹟較之華夏則規模差陋唯
堂與寢其制頗精緻旋榮累節軒翔峻起但庀工

已久柱傾苴漏者屢矣周廡之外儀以重門功緒甚畧意精者其舊貫而粗者元之改作也東堰左右司以下西堰管勾廳以下屬寺悉附焉統備員以來旅拒烏合之徒内訌而外叛兵既未休飢疫隨之日不暇給者凡五年歲丙寅始克儲材明年冬撤其堂而新之正六楹楹圍五尺棟九架而衍其前脊高四尋簷殺脊之半以強越二年再治材且因且革門寢暨經歷司始成其外門兩廊仍未易也初令有司計木之數與巨細若戶力之盈朒

差而賦之轉致不立期一從其便其興徒也較四州十一縣夫之壯者每一州縣均作三四番每番期十日作作輟不敢妨其務不敢竭其力遷就數逾年而迄未畢功如是乎其艱且滯者何哉蓋兵民之役有征有屯有築有餉其大者如此其小者未可枚舉故不得已爲是迂拙之政誠不忍更督促之也切嘗論之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富厚之資生理既不是繫

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
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披不信然相咥則觖然
而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即其要會而領
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
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夷氣類相近因而撫之
為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
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齗久之乃
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
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荒惰暗於事幾素

無節制之可守雖則易合亦復易離智者察此則
知所以制之矣必有人焉才兼文武而道濟方域
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兼此四者而事不定人不安
吾不信也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
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矛蝨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
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
夫如是良怖急者可牀下伏矣敬告來哲誠不知
所以裁之

雲南按察司重造記　商輅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

國朝洪武丙子設雲南按察司于時即昆明縣治
為之因陋就簡幾八十年於此矣中間雖時加葺
治然不過易朽以堅拓而新之良有待也成化丙
戌新安莊君歙奉
命總憲是邦公務之暇顧而嘆曰外臺綱紀百司之
地而隘陋若此可乎況邊方寧靖時可有為若復
失之因循誰之過耶遂偕僚寀謀諸鎮守太監錢
公能總戎黔國沐公琮暨巡按御史請以雲南中
衛及貢院改造本司而以本司改為貢院以圓通

寺西空閑官舍改為中衛諸公慨然稱善乃合辭
具疏以聞
上可之事下既同心協謀相度區畫掄材任人咸稱
厥事錢沐二公首捐白金為倡一時在位皆以俸
貲來助而經營提督之責則都指揮萬僖方明專
任之始事於庚寅之三月而落成於是歲之十月
其材木磚甓丹漆之需悉出於公採辦營作興築
之役弗勞於民凡建前堂五間後堂五間經歷司
照磨所各三間儀門正門各三間吏廡東西三十

四間廨宇獄禁以至廩庾泡湢通三百三十餘間
傑棟峥嶸重門軒豁庶幾不嚴而肅真憲府哉莊
君述興造始末走書徵記予惟雲南古邊徼之地
周以前不及職方歷漢唐宋迄無定屬我朝
太祖高皇帝誕膺天命統一寰區而雲南悉心歸附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衣冠禮樂與中州等而按察風
紀之司所賴以詰姦激貪鋤強禁暴使所居弗稱
曷以重威是宜莊君倡之同寅和之鎮守總戎王
成之由是規制為之一新吏民為之改觀端本澄

源誠非小補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繼自今綱
紀益振政令益明使一方之人曉然知惡之不可
為法之不可犯則栢臺清峻無愧於興建之功憲
職修舉不負於付托之重蓋一舉而衆美備矣予
故為之記

雲南府儒學重脩記　彭時吏部尚書

雲南古要荒地自漢以来雖通中國而夷習自若
至於有元行中書平章賽典赤肇建中慶府學以
教化其人自是稍知去夷而從華迨我

皇明洪武十五年西平侯沐公平定雲南詔改中慶
為雲南府建三司馬公遂留鎮其地傳子及孫世
重儒雅而藩憲良臣率多尚文治風俗於是乎漸
變士有階賢和而升者矣惟府學在城之西北弗
改其舊識者病之天順庚辰秋鎮守太監梅公忠
祗謁文廟如禮顧眎學宮蔽陋弗稱銳欲改為乃
捐貲市材諏吉興工於是太監羅公總戎沐公暨
藩憲諸君子競割俸以助而梅公躬營度之以次
興脩自殿庭門廡以至尊經之閣絃誦之舍咸撤

腐去朽易以堅真飾像備儀綵繪輝煥其明倫堂
則盡斥其舊而加之以寬廣前為重門門之外復
建成賢坊以表之經始於辛巳四月三日而以明
年六月十五日告成其成也僉憲曹君輔屬余記
之將以垂示久遠且為學者勸余惟天生蒸民均
賦之理以為性故性之在人無不善者雖時異古
今地殊遠近而性善同焉其有不同者蓋氣禀使
之然也昔者聖帝明王迭興於中原立庠序學校
之制盡開導教化之方而孔子大聖也又刪述六

經推明往聖之道垂教於無窮其功尤大肆後世
君天下者建學崇化必廟祀孔子以端學者之趨
向故中原人文士習至於今益彰以盛惟雲南僻
在西南萬餘里自外於聲教久矣及歸我
朝獨後四方其聞聖人之教也後故其俗之變化也
遲遲故朴魯少文不及內郡文物之盛非天之生
人爾殊也然則為政於此者豈可鄙夷其民而不
教為其民者豈可自鄙而不知學哉今諸公協德
一心仰體

朝廷興學勸士之意重新是學為一方倡可謂不鄙
其民矣上之來學於是者非徒以精文藝階進取
為尚其必潛心六經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道身體而力踐之勿以未能而自棄少能
而自畫使言行表裏一出於正庶幾克全其性之
善無愧乎為人若然不惟出可以為
國家之用而其未出也可以正家可以居鄉而善
俗將一方之俗翕然丕變家詩書人禮樂文物彬
彬直與內郡比然後無負於諸公興學之意諸生

其勉之哉雖然昔魯侯嘗脩泮宮矣春秋以其常事不書是舉也在藩憲為常事於梅公則非常蓋公以鎮靜為職而能崇聖教以化民成俗其賢于倫輩遠甚余故為之特書以勵衆并以勵後之儒而仕者俾知力此不怠云

雲南郡庠進士題名記　周叙翰林侍讀

賢才與治化相隆替治化隆則賢才因之以盛而國家益有所資焉洪惟我

聖朝混一彊宇雲南版圖最後附洪武十有五年始

建學校選學官以教之其第進士者往往以充貢太學發軔京闈永樂九年始於雲南藩府開科取士而士之登名者衆矣若段澍李忠楊慶洪誠張淑一十則皆對策

大廷者也若熊信段鑑李純董純張弘李灝官廉輩則皆領薦鄉闈者也其出而效用中外敭歷憲臺郎署州郡守佐校庠儒秩雖異而皆能茂勲業顯聲稱卓然有聞於時豈非

列聖仁漸義摩之化有以造就之歟不然何其賢才

之多若此也張淑字子善今為監察御史廵治所至風威凛然其進未可涯其歸省於鄉也將具前後發身科目者刻石學宫以垂示永久以為後之有志者勸来請余記之惟三代以降有天下之長者莫如唐其時若廣若閩距京師萬里内其擢進士在廣得張九齡在閩得歐陽詹或以相業著或以文章顯由是閩廣之俗相繼力詩書聯科第者至今相望後先今雲南距京師萬里外而數十年来科目之盛已如此則我

朝治化之盛益可知豈無九齡輩人物出其間為邦家光乎盍相與勉之

雲南按察司題名記　鄭顒僉都御史

耒陽李君朝用由浙藩叅政来為憲使於雲南既期年法令明肅政化大行闔境無事民以晏然於是考尋舊章得前人之任官於兹者氏名若干人將題之貞石用垂不朽徵言於予以為記嘗攷之載籍周命揮人循省四方漢置部刺史行部以六條察舉郡國唐置觀察使其後諸道帥臣或兼之

宋有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武臣提刑提舉茶鹽常平之職前元刱建肅政廉訪司以專按察之任歷代官制不同其實皆監司也雲南去京師萬餘里蓋南荒窮絶之所洪武十五年

太祖高皇帝既定其地始設承宣布政司都指揮司以鎮撫其人逾數十年教化孚洽聲名文物之美寖寖與中國等又慮夫暴民横吏之或作也則人之嬰其害者多矣二十九年乃建提刑按察司置按察使一員副使二員總理憲綱之事復置僉事四員兼任分巡察舉之責然非清強直諒德望老成之士不稱其選而士之居是官者必皆思自奮發勵廉耻重名節守正循理以求無負乎

上之任使意何其盛哉夫見賢思齊儒者之事也正已正物憲臣之體也今李君以政化有成之暇而為是舉蓋欲使同官之士出入起居朝夕觀省興其好賢樂善之心益懋夫律已律人之道庶幾憲度政令相與愈臻於善也余菲才正統中嘗為副使於斯進升今官其賢與否固不敢自知也後之

人豈無指其名而議之如諫院題名所云者嗚呼可不懼哉

新建南壩閘記

陳文 右布政

雲南古滇國其城瀕于滇池乘高而望之則商山在其北左金馬右碧鷄支壠蜿蜒相屬環抱方數百里其間遠村近落良疇沃壤彌望而不可極惟窊其南而池浸焉南壩據池之上流距城五里許其源出東北之屈償眛樣邵甸諸山凡九十九泉或潰而流或瀯而瀦或激而波或澮注而溪焉或

山夾而澗焉洑焉汩焉會于盤龍江至松花壩則岐為二河一由金馬之麓過春登里一由商山之麓過雲津橋皆趨於滇蒙段氏時過春登者隄上多種黃花名迭道金稜河過雲津者隄上多種白花名縈城銀稜河嘗築土石為二堰於河之要處障其流以灌田凡數十萬畝元時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復增修之民甚賴焉今所謂南壩即縈城銀稜河之所流也然前此為堰不過興一時之利而於經久之計則未聞也惟我

皇明混一區宇雲南恃遠弗庭洪武壬戌黔寧昭靖立
王時為西平侯奉
命率師平之留鎮其地定以經制昭以威信厚以惠
利俾兵民並力於田畆以耕以穫不違其時而南
壩之修歲有恒役後定邊伯繼領鎮事思以弘黔
寧之緒謀造石閘以蓄洩其水為經久利方儲材
命工值邊境多事未就其志景泰癸酉今總戎繼
軒沐公迺圖成于參贊思庵鄭公議定而後會焉
時鎮守都知監左監丞羅公右監丞黎公布政司

左布政使賈公按察司按察使李公暨二三同志
皆力相之既而上其事於
朝亦不易其初議迺計舊儲之材增以十倍而凡富
人之樂助者亦不拒之仍擇將校之有智計者田
凱李振郭進三人董其役其條畫之出用度之宜
則沐鄭二公自主之於是甃石為閘而扃以木視
水之大小而時其閉縱又因其餘材相閘之西為
廟以祠神之主此閘者其東為亭與廟相直而春
秋勸省耕穫則休於其中以景泰甲戌八月十有

三日始役而以明年三月一日卒事其所用之工
力合之凡八萬二千九百有奇既成雲南之兵民
無少長皆悅曰自今以始田不病於旱潦而吾農
得以足食者誠二公之賜也頭紀其事于石置諸
亭以傳悠久二公皆不能止也廼以記丐於余
謂沐公為定邊之孫黔寧之曾孫也學兼文武崇
德象賢拜右軍都督同知握征南將軍印以總戎
事鄭公以經綸之才弘達之識廉方公正之操參
贊其事累陞至僉都御史兼巡撫之寄相濟同道

以綏靖此方又能興歷代之遺利以成累世欲為
之志使兵民蒙惠於無窮實君子之事也烏可以
不記然余於是而知二公之所為當於古人中求
之昔晉羊叔子杜元凱二子繼守襄陽皆能脩政
立事以成晉業宋歐陽文忠公稱其功名蓋當世
而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至今人猶思之
蓋思元凱以其功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
然皆足以垂於不朽此乃異時同道而得人心者
也今二公以道相濟而同時出治余竊以謂沐公

以孝鄭公以德歟蓋善繼人之志者孝之大善成人之美者德之推行仁始於孝立功本於德視古人奚遠哉余雖歐陽公之鄉人而言不足以永二公之孝之德若羊杜二子之功與仁者蓋雲南兵民少長之心實欲紀以傳也余豈得已哉若夫匠氏之良富人之助亦君子所不棄乃以其名氏列于碑陰云

五華書屋記

鄭顒右僉都御史

五華山名在滇南城中高不踰數尋而雄峙秀拔比他山為尤勝總戎都督繼軒沐公先世之居適當其麓公於訓兵講武之暇卜其居第之西偏搆屋數椽蓄古書經史百氏之集于中題曰五華書屋每賓客過從或披卷相娛或命琴相樂汲泉煑茶對花行酒襟懷洒然天和叙洽不知日之既曛而忌其歸也公以予嘗辱叅其軍事又交處最久相知尤深丐言為記惟

國家承平日久武臣投戈息馬端委垂紳以習吏治而其子弟安於豢養沉酣富貴不知身之當脩業

之當保者多矣有能讀書好禮敦尚儒素恪守家
範以不墜其先緒蓋千百而什一也公之先曾大
父黔寧昭靖王開闢雲南子孫賢貴世世相承深
仁厚澤之及人豐功偉績之彰著銘之太常播在
彝鼎一時勲舊戚里之臣莫之與京至公而能繼
領節鉞綏靖邊陲化椎髻而爲衣冠撫蠻僰而遵
聲教且又不爲綺靡華侈之所溺外物玩好之所
耽開軒搆屋惟書是蓄焉脩焉游焉息焉日與
文人才士觴詠娛樂雅歌投壺折旋俎豆如常布

寒素之爲未嘗以一毫富貴加于人何其賢哉予
於公書屋之記而知沐氏之澤其未艾矣然弘家
範以承
國寵振先緒以啓後昆當爲公預卜之也

雲南按察司公廨記　沐璘

洪武二十九年
太祖高皇帝有詔開設雲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始即
昆明縣治爲之堂階門廡制度粗備歷五十餘年
官于是司者若憲使鳳陽張公定濠梁姜公滌臨

邑苗公微番禺周公新巴渝蹇公賢毘陵吴公潤
盱江賴公巽池陽柯公暹相繼增輯日新月盛至
今憲使耒陽李公璽洎諸同寅益加脩治聽政有
堂退休有室堂之兩傍列以曹廡曹廡之外儀以
重門門之四圍繚以周垣獄囚有禁吏胥有舍庖
湢有所案牘有庫而廨宇之制始克備李公欲書
其事貽諸久遠間來請言以爲記予惟憲臺爲綱
紀百司之地所以勵風俗平究滯踣邪佞奬俊賢
其責至重而衙門者又號令所由出也缺而不備

壞而不治則無以聳一道之具瞻示憲臣之威重
而防範謹嚴之意或失矣然非後之君子相與同
心協力繼守於將來則亦安能保其久而不墜哉
宜乎諸公有見於此興陋補弊易故爲新俾規模
之益弘而文彩爲之煥然也春秋一門之興廢聖
人必謹書之以寓勸戒況事有大於門者耶予姑
述此以告來哲是亦春秋與善之旨云

雲南都司題名記

柯暹

人寓形於兩間而名不泯於千古故君子疾没世

而名不稱唐人題進士名于鴈塔宋人題諫官名于諫院然亦未見其爲不泯而所以不泯者則又在乎其人也雲南古荒服外自元以前夷視之天朝平定始視猶中國而後進而中國之首建都指揮使司以安反側于時掌司事者多勲戚黔寧昭靖王亦嘗與焉惟王之季子武襄伯嘗爲都指揮涖事頗久規度宏遠紀律嚴明誠可典而可則正統戊辰都指揮使曹政與一時同寅皆其舊屬積勲累階而得以聯銜繼武乃相與礱石題名以昭

不方來俾知所以作所以繼之大觀請予爲記未就而曹政去世遂寖景泰改元今總兵都督沐公叅將胡公適以與論推舉同涖司事始克詳定歷匡姓名勒之貞石復以文見屬余惟天下古今之難全者名也名與實相須猶形影之相隨未有形端而影不正形顛而影不亂者譬如日月朗昭不可名陰風雪嚴凝不可名暑也名爲智愚賢不肖則父不得而私其子君不得而私其臣雖一人可私而天下之大不可私一時可幸而千載之永不

可幸也昔人謂名爲羨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殊不思名本虛器待其人實之世之名忠名誠名能文武者果有其實乎居其職行其責者果皆當於理乎苟有其實名之完不完奚病張睢陽岳武穆雖不完於當時而皆完於後世其視完於當時而不完於後世者其爲賢不肖何如若武襄之忠誠文武惠愛智謀固已策勳盟府當不假此題名而自耿光千古矣二公以公論所推同涖欽司曾不半年而見知

九重遂拜閫任當亦不必假此題名而將媲羨方來矣後之接武者尚當一乃心開誠布公允蹈遐躅俾今而後蒙被休澤見其名而思之曰某公忠某公惠某公智謀畏威懷德久益不忘則庶乎題名之不爲無益矣不然至公所存亦必有能名者非余所知

雲南府儒學鄉貢題名記

王臣 雲南按察司副使

國家於郡縣必建學擇秀民以學乎其中給以餼

廩蠲其徭役簡師儒以司教事責守令以致飭勵而又董之以憲臣務俾成德達材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罔有紀極藩省每三年一大比賓興賢能而試之其得名薦書者謂之鄉貢嗚呼士之獲與茲選者亦榮矣謂非養之者厚教之者周而又責之者精固不如是也今雲南府古南詔地也於山有金碧之屹峙於水有昆明之演迤風氣完固人文宣朗蓋有由然已

皇明啓運百三十年聲教漸洽人材勃興弘治辛酉

監察御史成都何公奉

上命來按是邦芟其強梁薙去宿蠹大僚有所質正奸吏孰敢舞文凡此列郡百司皆若親臨其家聞風股栗真察院哉是科取士宜任監臨之重惟公惟明益見其淳雅辨傳之學名士多被收錄而士益知奮相繼以科目顯殆與中州埒公則又思有以振起乎將來考累科士得李忠以下至于今若干人盡刻其名於石而立之學宮且曰後之人當必有所歆動而感發者乎至矣哉公之用心也爲

政之本在茲矣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彼士之歷官服采垂聲振烈固不可謂無其人其間汩沒下僚垂老死而無聞焉者蓋亦有之嗚呼身雖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先民有言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詐實弗副名君子耻之嗣是而往俊髦嗣題茲石盍益焚懋砥礪實行奉宣德化膏澤黎庶而爲良有司或祀顏敢諫逆龍鱗摩虎牙而爲直臣或濟世經邦作霖雨爲舟楫而稱賢相不幸見危授命爲國死難爲忠臣爲烈士使千載之下飲香名如啖蔗頭爲之執鞭而不可得斯不亦永有耀矣乎其或憸壬傾險誤國蠹民雖掇高科躋穹秩亦何足掛齒頰間耶甚者夫人得以訾議之滌石毀名雖子孫亦所羞稱噫

朝廷教養之初意與察院勸勵之盛心豈擬至於此爾爲士服章逢而誦詩書亦豈恐至於此吁可畏哉尚其勗哉千不佞敢以此爲多士告公聞而喜曰吾志乃爾也遂刻之

按察提學分司記

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以爲治良以出治立教之本在兹雖百王莫之有改已

皇明有天下制治舉法姬孔玄徼絶壤同風鄒魯百餘年來郁郁乎爾於文哉弘治戊午秋予奉

命以憲臣督學六詔

上曰爾其崇正學迪正道革浮靡之習振篤實之風往欽哉顧予寡昧何克以勝然夙夜恂惴惴焉惟人材放失爲懼其亦曷敢以不敬因勸教之無乎

其所也擇地於會城得舊安普道而改作之具可不可狀白于巡撫中丞豫章李公巡按侍御關西謝公嶺南林公皆曰是爲知所務矣鎮守劉公元戎沐公又協力相之嗚呼二三君子休休焉方日以興學爲事其道同其志亦同也遂斬木陰谷伐石陽崖食功傭力人亦不知役不踰年而成嗚呼先正有言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世固有掠民脂血妄爲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弗之顧噫可勝嘆哉雲南古荒服之外自漢始通

中國變椎卉而爲衣裳棄干盾而事詩書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惟綱常之道粲然明於世而禮樂刑政所以管束人心維持世道之具胥此焉出賢才者又國家之利器資以爲斯世用不可一日焉而無者也古之論政者必於學鄭子産不毁鄉校孔子仁之夫爲治而不留意於學政皆苟焉而已務思有以振起乎斯人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亘千古如一日與中華而並齒斯不亦大爲吾道之幸哉且今之典錢穀刑名戎馬常職之外又有專

領其事亦必居有其所而況政治之所由以出者容可闕乎此提學分司之所以作也嗚呼後之蒞斯土者其亦永鑒於兹勿怠其政勿隳其成勿忘其始以爲吾人耻以貽

國家之憂子雖不敏著於記如此云

栖鳳亭記

大元戎黔國沐公以青年異質勤學好問嗣武僖之爵佩征南將軍之印奉

璽坐鎮南服有文武長材甲第連雲假山名卉芳潤

晴嵐輝映於鏡池月榭間宛若真畫循山而行步
履漸高而景益奇有亭崛然曰栖鳳憑欄徙倚縱
目瞻眺金馬峙其東昆明流其西雲山綿亘城郭
映帶了了目中環以脩竹鏗然鸞鳳鳴珊然環珮
響恍乎登員嶠而邀方壺飄飄乎如餐浪雪而吸
沆瀣也間携賔客之選者觴咏其中鼓南風之琴
聽神鳳之歌蒼翠灩灩浮几席間而纖塵不動喧
囂不聞不惟令人有脩然塵外之想且將緬思太
古與夫三代之上矣亦惟知先業之艱固厥紹之

重而所以脩舉於不墜者茲亭乎哉嗚呼白樂天
在長安見故相國之第竹瘁尚惜其常經之手爲
之愛惜況先世之所遺者有若此哉是宜公之有
取於斯而托焉以自況也今夫鳳之爲物固非凡
鳥類抑豈枳棘之所宜栖者耶今公以元戎之裔
際
聖明之代功閥世望之輝光亦何讓於鳳哉蓋必措
諸勲業以分
宵旰之憂發爲文詞以鳴

國家之盛來儀於舜韶和鳴於周岐喧啾百鳥中乃見此孤鳳也又豈尋常燕雀輩所可比擬於萬一哉予不佞承公命姑記其事庶他日重登不爲生客尚當據胡床邀明月吹子晋之笙弄桓温之笛爲袁粲之徑造竹所與公同一捧腹絶倒也若曰到門題字而去吾豈敢哉

新建昆明縣儒學記　彭綱

弘治乙丑冬十一月昆明縣新學成制始備也中爲明倫堂翼堂左右爲進德脩業二齋前爲儀門

益前爲大門堂之後爲尊經閣堂左偏爲講堂右偏爲饌堂講堂少前左有門曰義路益前左儲爲文廟基址初議廟制大有司不能遽辦師生遇二丁朔望俱詣府學舊廟行禮候力裕爲之後左爲學官廨舍二區饌堂少前右有門曰禮門益右爲諸生肄業號舍池于門前曰泮池亭于池上曰泮亭自堂至亭凡八十餘間垣其四週爲縱爲九十步有奇爲横視縱加三之一爲向則東南因地脉之所凝風氣之所萃而屋以乘之也學西北爲通衢

當衢之半闢路折東以入嗟于　斤　方亭
題其上曰儒學商山峙其北滇澤者于　日
耽榱題屹屹蓋專一方之勝　刀　北
明縣無儒學弘治十四年　副都御
李公相得今址將遷府學時其地爲鎮守太監一人
陽劉公林園公喜興學遂捐焉而黔國濠梁沐公
又亮以傍地乃冒之無何李公內陟繼　任者應
城陳公初陳公爲左布政使當李公謀度建學一
時實主其事至是以府學無　心而昆明爲雲南　日

邑不可無學弘治十六年陳公遂與劉公沐公御
史西蜀何公具其事
上請得允乃建爲縣學是年秋八月學官以印至乃
分府學諸生什二實新學而軍民俊秀望門墻而
願升入者一時至百人明年甲子得中式士三人
新學之亨也陳公內陟繼其任者莆田林公既至
則綏靖夷漢遂閱學以尊經無閣且罔所棲諸生
乃命覈考券簿買拓基地制規其完事矣有終于
時叶恭嘉謨共成厥業者則左布政使雲川周君

實懋乃猷而御史陶山耿公四明董公又皆以用
夏為務惟恐緩事始學之作也前左布政使西蜀
李君右布政使南海梁君實首其事而華亭湯君
按察使廬陵王君叅政新昌俞君西蜀張君信陽
劉君廣德姜君吳郡沈君副使歸善姚君東萊劉
君叅議太康郭君華容黎君僉事浮梁范君高安
陳君華亭張君西蜀朱君會稽王君都指揮河間
李君咸與賛畫至于徵召工役課督章程則雲南
府知府宜春張鳳同知西蜀杜詔廣南衛指揮鳳

陽賀昂教諭廣漢聶韶訓導潼川張舉實效厥勞
洪惟我
太祖皇帝既受
大命全以孔子之道教天下之人凡府若州縣莫不
建學以養士惟雲南去中國萬里前代未之臣洪
武十四年始
命黔寧沐昭靖王取而郡縣之故於學校之設纔備
于府而縣或缺
列聖相承大化日洽百三十年來士爭洗濯風俗益

徽而絃誦之徒充滿郡邑若會城一學至百數十
人登賢科陟顯仕爲時名臣者後先相望則于縣
學之制可不備乎是役也財出于公帑工出于免
戍之軍民材石取于山始治于諸公而率完羡之
者林公周公之力居多至是而雲南養士之制始
正無缺與內地埒士之履斯地而不知明而善復
而初以脩而身以裕而可仕之才其不自負負諸
公負
朝廷也哉先是陳公委綱記其事綱以公務閣至
是周公復以爲屬乃書以歸新學而凡諸執事之
職銜姓字則見于碑陰云

雲南志卷三十一